

◆刊前絮语

走进档案

□徐静

1948年6月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成立了国际档案理事会，这一非政府间的国际档案专业组织旨在通过国际合作，保护人类的档案遗产不受损害，鼓励人们利用和研究档案。后来，每年的6月9日被定为了“国际档案日”。为此，本报与省档案局从本期开始合作推出“走进档案——2014年国际档案日专题”。也许，我们对陈列在档案馆内卷帙浩繁的各种档案有神秘感，更有距离感，但当看到威海市档案馆提供的一幅幅体现百年前近20万华工赴欧参战的珍贵历史照片后，相信读者都会感受到，档案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乃至每一个平民百姓在历史进程中的忠实记录，是一个成长或衰弱的文明机体的真实写照。无论文字产生之前的结绳记事、刻契记事、图画记事，还是有了文字之后记载的甲骨档案、金石档案、简牍档案、缙帛档案、纸质档案、新型载体档案等等，展现的都是经历过历史长河大浪淘沙后沉静在水底的沙石与瓦砾，不管时间去了哪里，它们都在。

端午节前最热的那天中午，一位叫梁永高的老人顶着一头汗水到办公室来找编辑，他说看到人文齐鲁5月29日刊登有关青岛解放的文章后，很是激动。“我就参加了那场战争，那时我还是个十七八岁的毛头小伙。”打开老人撰写的个人回忆录，一场场战争如黑白胶片在眼前轮转，《一次战斗俘虏五个美国兵》正是他时任胶东军区南海独立二团二营营部书记时经历的一场特殊战斗。直到送走老人，我才回过神，这位语气平和、脚步稳健的老人早已过了耄耋之年，老人家冒着酷暑跑这一趟，他心中该有多少对过往的眷恋和记忆渴望与人倾诉啊。

本期一版刊发的文章《傅斯年子侄轶事》，让人更加印证了上世纪初期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从论文研究课题可以看出，傅乐淑与其兄傅乐焕研究领域几乎相同。傅乐焕的《辽代四时捺钵考》论文曾名重一时，傅乐淑在这个领域也是下过一番苦功，而兄妹二人研究道路的不同绝非偶然，当与傅斯年的指导或指令有关，从另一个侧面显出傅斯年学术眼光的独特和深邃。此文除了印证傅氏家族自大清到民国“傅胪姓名无双士，文章开代第一家”的辉煌，亦说明傅家到傅乐淑这一代，文化香火尚未荡尽，并且以另一种方式在民族刀光火色的衰微中艰难延续。

●人文齐鲁投稿请发至：
qlwbxujing@sina.com

聊城出了个傅斯年，一位学贯中西的史学大家，“一个人间最稀有的天才”(胡适语)。其子侄辈得其提携资助，亦有三位驰骋史界，卓然成家。只可惜，傅斯年的侄子中出了三位历史学家，而他与俞大嫫唯一的儿子傅仁轨却落魄一生。

侄辈出三位历史学家 儿子却学业荒废

傅斯年子侄轶事

□魏敬群

含悲沉湖的辽金史专家傅乐焕

傅乐焕是傅斯年的堂侄，傅斯骥之子，其外祖父是济南著名的士绅张英麟。

1913年，傅乐焕出生在东流水显明池巷，后来又有了弟弟乐忻，妹妹乐淑。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傅家败落，张家亦每况愈下。傅斯骥被生活重担压垮，1929年在济南火车站卧轨自杀。时年16岁的傅乐焕，正在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待坚持读完初中，他已无力继续升学。此时，史语所已从广州迁至北平。傅斯年得知此情，顾及同族之谊，遂把傅乐焕招至北平，让其做自己的管家兼史语所抄写员。

1936年，傅乐焕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在傅斯年的关照下，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组，在陈寅恪大师手下工作。抗战爆发后，傅乐焕随史语所辗转迁到四川南溪李庄，以副研究员身份主要从事宋辽金元史的研究。1942年，傅乐焕发表《辽代四时捺钵考》，荣获中央研究院颁发的杨铨奖金。

1947年，傅乐焕获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在英期间，傅乐焕思想转向左倾，对国民党不满，与其族叔傅斯年发生龃龉。在以往的叔侄通信中，傅斯年总是以长辈的口气发号施令，而傅乐焕总是唯唯诺诺地满口称是。想不到出洋没一年，这位侄子竟涉及起政治，教训起自己来了。到了台湾之后，傅斯年念及旧情以及乐焕的才学，曾多次致信致电召其学成后赴台就事。但傅乐焕却最终选择投奔共产党领导的大陆。他于1951年回到北京，初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翌年调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任教授。他埋头治史，跻身国内外最有影响的辽金史学专家之列，著有《满族简史》、《金史》等。

当“文革”风暴到来之时，傅乐焕首当其冲，成为中央民族学院首批牛鬼蛇神遭到批斗，主要还是受傅斯年牵连，说他是国民党的忠实走狗傅斯年安插在大陆的特务，对他进行无休止的关押逼供和残酷折磨。傅乐焕痛苦至极，丢下三个孩子，选择以死抗争，投湖自杀。

大师亲炙的隋唐史专家傅乐成

傅乐成是傅斯年的亲侄子，傅斯巖(孟博)之子，圈中朋友多昵称其为“傅二爷”。

1930年，傅斯巖举家迁至济南。时已9岁的傅乐成就读于东流水虹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小。毕业后，被伯父傅斯年接至北平，供他进辅



傅斯年夫妇与儿子傅仁轨



傅乐焕

仁中学读书。傅斯年平时对他督责甚严，还亲自教他英语。傅乐成参加“一二·九”运动时被捕，又是由傅斯年保释出狱。

1945年，他从西南联大毕业后进入中央图书馆工作，后到台湾大学任教。1954年赴美国耶鲁大学深造，获荣誉博士学位后，又返回台湾，先后任几所大学的教授。

在台大历史系任助教时，傅乐成与伯父傅斯年住在一起，朝夕相处，得受大师亲炙。傅斯年对侄儿说：“我在你这个年龄，业已成名久矣！”傅乐成深感惭愧，检束行为，发愤读书。最初他研习秦汉史，傅斯年随时告诉他一些读书方法，还时常与他讨论有关汉代的问题。傅乐成曾写过两篇三篇有关汉代的文章，傅斯年看了，告诉他：“论文不是那样写法。”直到1950年末，傅乐成写了《西汉的几个政治集团》一文，傅斯年才稍感满意，说比他想象的好。其后不几日，傅斯年便遽离人世。傅乐成对伯父充满感激，他说：“古人去我已远，今人亦多似雾里看花，只有先伯对我最亲切，最使我不能忘怀，也最值得我崇拜。”

可以告慰其先伯的是，傅乐成倾力写出了60万字的扛鼎之作《中国通史》，其后还有《汉唐史论集》《隋唐五代史》等著作问世，成为其衣钵传人。

魂归故里的中西交通史专家傅乐淑

傅乐淑是傅斯年的侄女，1917年

生于济南，1931年考入运署街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读初中。1934年，傅斯年接其到北平上学，进入北平师范大学附中高中部。

傅乐淑后考入燕京大学，1947年考取山东省公费留美就读斯坦福大学，又转芝加哥大学就读，1952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后旅居美国，先后任教于南加州大学等。傅乐淑初治元史，后兼治清史，并曾专注于清初中西关系史，在海内外有影响的著述达十几种之多。她是中西交通史的专家，其《中西交通史编年》是这个领域的重要著作。《中西关系资料编年史》也是她的代表性专著，其扉页有自题诗句：“这是我的书/更是我魂的展现/有一天我终将逝去/而它却还在绵延。”

虽终身未婚，独处异域五十余年，傅乐淑依然心向故土。她曾几次回国探亲，并到北大等高校作学术交流，并从累年的积蓄中捐出4万美元，在中央民族大学设立“春晖”、“花萼”奖学金，每年资助蒙、藏、满、回少数民族的贫寒学子。2003年，傅乐淑病逝于美国加州，根据其遗愿，她的侄子傅翔奉其骨灰回国，葬于聊城傅氏祖塋。

学业荒废的漂泊者傅仁轨

傅斯年的侄子中出了三位历史学家，而他与俞大嫫唯一的儿子傅仁轨却落魄一生。傅仁轨生于1935年，自小聪慧无比，身为名门闺秀的俞大嫫在其5岁时即教他念英文，他最喜欢国文和历史。抗战期间，他随父母迁居四川南溪李庄。

1947年7月，傅斯年携妻将子赴美治病，傅仁轨入洛杉矶新港一所私立小学就读。次年8月，傅氏伉俪回国，却将小学尚未毕业的儿子留在美国。傅仁轨聪明活泼，长得一副清秀的面孔，十几岁就已自立。在美读书期间，他年年都拿奖学金。他常在信中与父亲谈论天下大事，还把学校发的零用钱和自己打工所得的报酬寄回家中。傅斯年对儿子非常满意，唯一使他不安的是“没有给仁轨留过一个钱”。1950年12月，时任台大校长的傅斯年发病猝死，15岁的仁轨正在美国读中学，没有钱回台奔丧，只给悲痛中的母亲写来一封安慰信。傅仁轨只身在美国求学与工作，其间受美国兴起的“嬉皮士”风气影响，不幸染上恶习，学业荒废，穷困潦倒，一生未婚。傅仁轨曾读到岱峻的《发现李庄》一书，勾起少年时期的美好回忆，便用英文给作者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结尾用中文落款，“傅仁轨”三个字写得歪歪扭扭，不成样子。岱峻始信人们的传言，傅斯年的儿子已经不会使用中文了。

文/片 刘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山东造纸总厂东厂的年轻人在3月5日学雷锋纪念月组建成立了“青年为您服务小分队”。

刚开始是在工厂内部为工人们义务服务，后来走出工厂，为过路群众义务修理自行车、家用电器，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赞誉，多家报社、电台都进行了报道。他们这些小青年(队伍中还有四五十岁的老师傅)多是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上街为群众义务服务。起初只有五六个人，后来发展成了十七八人的队伍，坚持了十余年。1989年，山东造纸总厂东厂青年服务社被评为山东省先进单位。

1986年3月，山东造纸总

厂东厂团委组织“青年为您服务小分队”来到历城西营镇上缘甘村为老区人民义务服务。上缘甘村四周环山，全村251户人家，四千亩土地有三千亩是荒山，抗日战争年代，这里曾是中共济南市委和历城县委所在地。

当时服务队的维修项目包括修理家用电器和自行车、理发、照相等。那时，乡村的公路还不发达，乡亲们很少外出，经济条件也有限，村里人照相要到县城或省城的照相馆，很不方便。看这张老照片中，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是那么好奇而羡慕地瞧着那位“被照相”的小伙，小伙子还罕见地穿上了西服。我及时抓拍了这个场景，事后看看，每个人的表情都很丰富，很有意思。



乡村拍照(1986.3)